

唐·吉訶德傳

王鼎鈞

* * * * *

一五七一年十月，基督教軍隊與土耳其軍在勒頌多作戰，硝煙瀰漫，鉛丸橫飛，雙方頗有死傷。基督教軍隊由海上增援，一位尖臉、棕髮、灰鬚、鼻子微翹、中等身材的青年軍人，登陸後被敵人的砲火擊傷了一隻手，成爲殘疾。這次偶然的事件，是世界文學史中一個重要的「伏筆」：它使這位青年不得不脫離軍職，拿起筆來生活，由此，他寫出一部千古不朽的小說，由此，人類在文學的庫藏裏多了一塊瓊寶。這位棄武修文的西班牙人名叫塞萬提斯，他留下來的傑作是「唐·吉訶德傳」。

這本書的名氣很大，吉訶德先生的名字，久已成了人們反復使用的典故：對那昧於實際徒有理想盲目亂幹的人，你可以叫他「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」，對那食古不化倒行逆施的主張，你可以稱之爲「吉訶德派的主張」，如果有人經歷了社會的變革，猶對舊日緒餘不勝嚮往，對新起的一切懷着敵意，你可以形容這感情是「吉訶德式的憤怒」。這部小說曾被人刪節改寫，處理成兒童讀物，使許多人在童年時代就對這位荒唐冒險的紳士有深刻的印象。不過，若不仔細閱讀此書的全文，不算認識吉訶德的真面目。我們那能憑人名辭典認識賈寶玉？那能憑「宣和遺事」了解水

滸傳？典故後面的小字註解，和爲兒童準備的小冊子，都幫助吉訶德揚名，也弄得很多人自以爲對這部小說非常熟悉，而實際上對它的內容並不甚了然。

現在市面上有香港入口的「唐·吉訶德傳」全譯本，約三十萬字，譯筆很足以使不能閱讀原文的人滿意。在它裏面，我們可以看出塞萬提斯的文才如何美麗，構想如何奇特，寄託如何深遠，同情心及幽默感又如何豐富；在它裏面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吉訶德先生的性格似簡單而實複雜，似淺薄而實深刻，決不是幾個習用已久的典故所能包括盡的！

二

塞萬提斯之所以要爲吉訶德立傳，就「人」的原因來說，固然由於他作戰受傷，不得不發憤著書，應驗了「窮而後工」那句老話，另就社會的原因看，他的創作動機裏面包含着對騎士小說（當時最流行的一種小說）的反抗。

「騎士」是中世紀人物的精華，是完美人格的代表。騎士的生活方式，主要的是騎馬漫遊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向那些好客的封建領主望門投止，觀個機會一顯絕技，再在衆人的驚服感念之下飄然辭去。騎士的口號是「效忠君主，服務教會，保護婦女」，在情感生活方面盛行所謂「殷勤的愛」——全心意全愛

一位淑女，但形迹上並不親近，他每一次有價值的冒險犯難，都自覺是爲她而做的，他所作所爲彷彿都有她在場目覩，他在遇到危險時，不禱告上帝而默念她的名字。她深處閨中，聽着他由遠方傳來的令聞廣譽，暗自欣慰，渴望相逢，而再相逢時也許僅僅交換幾

瞥目光。既有「騎士」這樣奇特的人物，不免要有一些文學作品來描寫他們，歌頌他們。這類作品大概比咱們的武俠小說還要迷人，也像武俠小說一樣，是品流不高而勢力甚大的大衆讀物。到塞萬提斯的時代（十六世紀），騎士這種人物事實上是沒有了，這時，騎士小說成了不能再陳舊的鑑調，所用的題材（冒險行俠）也完全脫離讀者的生活經驗。試想，十六世紀時火器已經很普遍，那裏還能有人挺着長矛力敵萬夫？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，那裏還有封建領主奏樂迎客？這時代有了這時代的法律觀念和社會秩序，怎允許騎士以武犯禁？塞萬提斯心裏想：今世若有所謂騎士，一定是一個可笑的人物而不是可敬的人物，一定是一些四處惹禍的傢伙。他決定要把騎士這個光榮的名稱放进現實社會中看它多麼扞格難通！吉訶德先生就這樣在作者心中胚胎了！

三

拜崙稱讚「唐·吉訶德傳」，認爲這是塞萬提斯「微笑地結束了西班牙的騎士制度」。當塞萬提斯之世，騎士制度是崩潰了，能够產生騎士的那個社會解體了，骸骨是不值得迷戀也不能迷戀的！塞萬提斯先

生表達他的這一認識，既不熱情噴射大聲疾呼（那將產生革命口號），也不謹嚴周密條分縷析（那將產生社會學論文），而是「微笑地」指出騎士制度幻滅。「微笑的」態度就是幽默感，結果產生了上乘的文學！

做「十六世紀的騎士」，是大一錯誤。對於任何一種錯誤，如果你明白的指出來「它錯了」，這是訴之於理性，有人統稱爲科學家的態度，如果你並不去寫判決書，只說：「它真可笑」，這就是訴之直覺，就是文學家的態度。有一則關於現代畫欣賞問題的小故事，可以幫助說明兩種態度將形成兩種不同的結果。現代畫不求形似，有些作品甚至只能編號，不能標題，使欣賞者覺得不易親近，這一畫派流傳到那裏，那裏便有人反對。如果寫一篇「畫論」去批評它，那是「科學家的態度」，反之，像下面的一段文字：

「某大醫院裏，醫生在爲一個病人動大手術。病人全身麻醉，平躺在手術檯上，由腦科權威把他的頭蓋骨揭開，取出腦髓，放在藥水裏浸洗。當醫生小心翼翼地捧着腦髓，想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時，手術檯上的病人忽然不見了。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！護士立刻搜查全院，並追蹤到病人家中。原來病人擅自回家了，正在家裏畫現代畫呢！」

這是一位佚名的作者「微笑地」表示他對現代畫的觀感，他的態度是文學的，產品是文學（一則小故

一位作者，要具有「對錯誤微笑」的態度，大半要靠天賦了；把這種態度融合在作品裏，使字裏行間浸透了笑意，大半靠技巧的磨練。

朱著「文藝心理學」中，有一章討論「笑與喜劇」，尋究「我們聽到某一種話，看到某一種人物，或是處在某種情境，何以會發笑呢？」朱氏羅列了各家的學說：

由於不美而自以爲美，不智而自以爲智，不富而自以爲富。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比讀者低下。

凡令人發笑的必定是新奇的，不期然而然的。

生氣的機械化（遇到障礙而不能隨機應變，人物帶幾分木偶氣）。

事物的景象不調協，不倫不類地配合在一起。

緊張的期望突然消失。

笑是嚴肅的反動，由於突然擺脫了尊嚴堂皇約束。

朱氏檢討這些學說，認爲都有缺點，都不對。可是我們若就「怎樣在作品中製造笑意」着眼，也可以認爲這些學說都對，都包含着捏製喜劇情節的技巧。這些技巧是：

描寫人物的拙劣之點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先生自以爲是騎士，住旅社不肯付錢，第二天清早拍馬奪門而行，其實旅社老板已暗中扣下他的行囊，他還蒙在鼓裡。）

事出意外，偶然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先生某次「行」，還「微笑地開啓了後世的模仿之路。」唐·吉訶

俠」後，跌落了許多牙齒。他命令他的侍從數一數到底掉了幾顆。侍從正在用心察看他的口腔，他忽然嘔吐，噴得侍從滿臉都是穢物。侍從一陣翻胃，也大吐特吐，噴得吉訶德先生滿面淋漓。）

故事裡的人物用一套老辦法去應付千變萬化的情況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和他的侍從桑科正都帶着「木偶氣」。）

描寫不調協的景象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先生出外行俠，全身披掛，跨一匹瘦馬，侍從桑科則在後面騎着驢子。）

製造空心的緊張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半夜聽見兵馬之聲，挺矛戒備，作成功成仁的打算，天亮後仔細一看，原來附近有一架用水力發動的研布機。）

製造「反頂點」。（舉例：吉訶德先生忽然昏厥，侍從桑科以為主人死了，就守在旁邊哭訴，他歌頌主人的偉大：「騎士之花！種族的光榮！全世界的信譽！世上沒有您，就要受惡人糟蹋了啊！」溢美之詞達於頂點。可是，接下去桑科忽然說道：啊！你見了傲慢的就謙虛，見了謙虛的就傲慢，你是危險的擔當者，侮辱的忍受者，沒有原因的戀愛者，善之模倣者。」這幾句話說破了吉訶德一生行徑，造成相反的頂點，令人爲之噴飯。）

塞萬提斯不但「微笑地結束了西班牙的騎士制度」，還「微笑地開啓了後世的模仿之路。」唐·吉訶

德的結構稍失之鬆懈，但吉訶德這個人物實在出色連他的侍從桑科，也不是「凡類」。文學好比海，他倆好此一個大浪；大浪落下去，分出許多小浪來。

如所周知，「匹克維克」和「達拉斯公的狒狒」，都毫不隱飾的仿照唐·吉訶德的模樣。

「匹克維克」是迭更斯的成名之作。那時，迭更斯大約是廿五歲。有一個當時很紅的漫畫家來找迭更斯合作，打算畫些連環故事畫，由迭更斯撰寫文字的部份。照着那個漫畫家的提議，他油寫一個自稱能幹而其實無用的獵人。起初，這個故事不怎麼吸引人，出版者幾乎想不再繼續。迭更斯突然發現，這是因為他的吉訶德先生還沒一個桑科，他決定也給匹克維克先生添一個僕人。這個僕人出現後，該書立即得到空前的成功，暢銷全國。

「達拉斯公的狒狒」，成於都德之手。他描寫另一個獵人，住在達拉斯公地方叫做狒狒的一位紳士。

達拉斯公的人都愛打獵，實際上連一隻麻雀也打不到。他們願意擁戴狒狒做「獵人之王」，如果他能獵到一隻獅子。他向書本查考甚麼地方有獅子，選定了阿爾及爾。他到了那裡，但是交通便利，人烟稠密，那裡還是獵獵的環境。然而，狒狒也像吉訶德一樣，不理會時代環境的改變，執意憑主觀去努力。他的奇異裝束，會他的冒失動作，他的受人愚弄，也與吉訶德先後輝映。

狄更斯和都德，都是第一流大家，唐·吉訶德傳能得到他們的模擬，塞萬提斯可以瞑目了。

附記：塞萬提斯，西班牙作家，生平事蹟缺少可靠

的記錄，生卒年月也沒有定論。幼時隨父行醫，勤勉好學，路上見了字紙一定拾起來看看。一五七〇年左右從軍，作戰受傷，解職回國，走到阿爾及爾被擄爲奴，過五年才恢復自由。以後他開始寫作生涯，作品數量不多，但「唐·吉訶德傳」一書足傳千古。

(轉載中國語文月刊六卷四期)

海闊天空

旅台唱和集(卅六)

△悼王健侯學長

張坦

故友頻年零落甚，
久持路政清如水，

△輓王健侯學長

歲闌揮淚又傷君！
身後蕭條不忍聞！

張坦

負笈後先同母校，
數來吾輩君稱健，

其二

蓬萊避亂始瞻韓；
未竟長才實可歎！

絳帳當年憶共親，
賢官爭說清廉甚，

X

寢門收淚痛斯人！
抱璞終身獨守真！

葉在鋌